

# 孩子，你让妈怎么活

□ 孙晋才

我正准备离去，电话铃响了。“谁？”他吼着，“是行长，行长好！”他把屁股从凳子上抬起，由于起得急，凳子倒在了一边，身子成立正姿势，然后弯着腰，回答着行长的话。

每天到公园里散步，伸伸腿，弯弯腰，打两套太极拳，浑身冒汗，特别舒服。初夏来临，园子里鲜花怒放，色彩艳丽，香气扑鼻。人在花中走，胜于天宫游，真有飘飘欲仙的感觉。朋友晨聚在一起，说说笑笑，心旷神怡，有时把西邻东舍发生的新闻趣事兜出来，大家相互谈论，各自发表见解，你一言我一语，相当热烈，直到艳阳高照，大家才各奔东西。

早饭，我是不回家吃的。街上到处都有买早点的。看到有适合自己口味的饭菜，刚坐下，卖早点的就会恭恭敬敬地端上来，放在你面前的桌子上。我正吃着，从对面走来一位青年女人，她中等身材，细白的脸颊上有一个大痦子，下身穿着黑丝白花的百褶裙，在晨风的吹拂下一摆一摆的，白皙的腿也跟着时隐时现，手里拎着一个小男孩，书包在他的肩上高高耸起，脖子上系着红领巾，趴在饭桌上，极像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孙悟空。那女人站在他的身边弯下身来问：“孩子，你想吃什么，尽管跟妈说。”孩子没言语。女人又问：“你喝粥泡油条行吧？”男孩摇摇头。“你喝辣汤吃煎包行吧？”男孩又摇摇头。“再不然吃香肠，茶鸡蛋？”男孩把头摇的像拨浪鼓似的。女人显出一脸无奈，想发



火但长出了一口气，又耐下心来问：“孩子，糯米粽子甜，你吃吧？”男孩两眼直勾勾的，一语不发，只是摇头。这时，那女人再也忍受不了这无声的对抗，竟失声大哭起来。哭中还断断续续地说：“孩子，你到底想吃什么？不要再折磨妈了，上学时间快到了，你这样让妈怎么活呀……”路人无不惊奇。

在座吃早点人的目光像聚光灯般集中在这对母子身上，随后大家小声地议论开了。一位老者猛地站起来，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摔，气呼呼地说：“不吃了，这惯的什么孩子，气死我了。”说罢走了。俗话说：“自己种的苦瓜自己啃。”这位母亲现在尝到苦

瓜的滋味了。可想而知，她在种瓜时候是多么精心，多么卖力气。难道她不知道这样种出来的瓜会是苦的吗？孩子小的时候，父母关系爱护他无可非议，但也要有一个尺度，绝不能无限度的放任自流。如果娇惯成性，便成了一个苦瓜，祖国的花朵也会变成生病的花骨朵，这个道理似乎人人皆懂，让人费解的是，当今社会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的苦瓜和病花骨朵呢？当然，肯苦瓜的人也不会少的。“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”这句话放在武松身上肯定是褒义的，但如果放在啃苦瓜人的身上则是贬义的了。孩子，是要救的……

# 你的美我懂

□ 董因平

在网络上游荡，喜欢上一个女诗人。她以残疾之躯展示的灵魂之歌打动了我。一直以为，她是尘世里带着荧光的微尘，吸引着我的眼睛。

那时她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，可怜的小女子。被歧视辱骂，想以牙还牙，都难。恍惚喜欢上了一个人，那人对她说：我只要你为我做一件事，就是口齿清楚地说出我爱你。她说她做不到，就是哭声也模糊。

一个学心理学的网友说她有心理疾患，想要开导她。我说你自己和她联系吧，我怕她骂。她的嘴骂人不利索，打出字来却不是一般的骂。手脚的残疾，她的生存很难，曾无数次萌动去乞讨的念头。我想，就是去乞讨，她也没别的乞丐收获丰盛，因为怜乞者可能被她那张面容所吓跑。似乎，她一身都是缺点。但是，她的

她不是凡人，她的血管里流淌的不是血液，而是诗歌的文字。她每天都写，把写诗当日子过。

“

诗歌让她光华灿烂。那是怎样一个女子呀？她不是凡人，她的血管里流淌的不是血液，而是诗歌的文字。她每天都写，把写诗当日子过。“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诗歌，哪怕我乞讨，也会写诗歌。我叹气，诗歌啊，我该拿你怎么办。”她说“写文字的人首先是‘舍得’，舍得交出自己，交出灵魂的繁华和落败。从自己走出去，再沿途返回。”她的舍得，一首首精美绝伦的诗歌回报了她。

她爱诗歌，也爱男人，这就注定了她的悲哀。

“若有一天，我沦为乞丐，还是要爱你。若有一天，我失去记忆，还是要爱你。若有一天，你突然死去，也没有人能代替你。”“再多的爱也抵不过一份残疾。可是我爱你！再多的付出也抵不过一份残疾，可是我爱你！死我不哭，你的冷漠让我

一夜夜流泪，因为我爱你！”

这样一个率真多情的女子，才华横溢，满腹诗书，却因为残疾，孤独行走在一条没有花开没有阳光没有鸟鸣的绝路上。是的，绝路。她早就厌弃了，不想走，却不得不走，她还是一个母亲。

世俗的人，只以貌取人；而才高心傲的她生活在自己虚幻的诗意王国里，所以注定了她的孤独寂寞，所以说她神经不正常。

而所谓神经正常的人，除了拥有一副完整的躯壳，能比她多些什么？我曾对她说不要羡慕别人的容貌，那些经不起岁月的修理，而你的诗会随着岁月的洗礼越加成熟深沉。当我们老朽归去，回归虚无，相信她那一首首诗歌，会在她艰难滴血的尘世路上，散发出美丽的光华。

“

面试结果出来，他综合分第二名，比第一名的本校后勤主任少了0.01分。结果一公布，他懵了。这使强想不透。

□ 金戈

长，上面通知说要通过笔试、面试进行选拔。这使强非常高兴，他按照笔试要求，查资料，背问题，几天来每每忙到深夜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他如愿以偿地获得了笔试第一名的好成绩，比同时参与竞争的本校后勤主任多了五分，比该校的教导主任多三分……总之，这使他有些喜不自胜。第二关是面试，为了准备面试他参加了培训班，早起贪黑地练，并请专家指点。不久，面试结果出来，他综合分第二名，比第一名的本校后勤主任少了0.01分。结果一公布，他懵了。这使强想不透，什么原因呢？是表达不流利，还是表情语言不到位，还是表述不深刻，还是……一连串的自责随之而来。

经过了打击后的强，也看开了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已步入不惑的年龄了，也该看开了。决定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，他要培养好孩子的表达能力，使孩子不再重蹈自己的覆辙。说来，强的孩子也聪明，但就是羞涩、内向。为了让孩子有自信，开朗外向，有较强的表达能力，强着实花

费了一番心思。但孩子能力提高的还是有些慢。于是他推进策略，进行一番实践性地操作。在求得身为镇教委办副主任的同学同意后，教委办决定举办镇16所中小学演讲比赛。比赛6千元费用由强出，用于场地布置、评审、酬谢宴和买奖品的费用等。当然要满足强的需求。

比赛开始，预赛为笔试，决赛为面试，强的孩子当然在其中，并取得笔试第五名的成绩。强有些不太高兴，教委办的同学握着他的手说，等着决赛。一星期后结果出来，强的儿子获得第一名的好成绩，比第二名多出了0.01分。强真是喜不自胜。

当孩子拿着第一名的奖品回家时，一脸的喜悦，踌躇满志地拍着胸脯向其汇报胜利成果。强从孩子的脸上看到了成功的自信和喜悦，高兴地笑了。

满足了的强躺在沙发上抽着烟，任凭烟圈一圈一圈地上升。多0.01分，只多0.01分，会办事，事办得不错，呵呵。强春风满面地想着。突然，他的面容变得凝重，恍然间他想起了一件事……

**弟弟偷摸我们的碗喝水，没端住掉在地上，摔成两瓣。碗坏了，我和哥哥用葫芦水瓢喝饭。后来，村里来了个扒锅补碗的，爹花了五块钱把坏碗扒了五个扒菊子，象拳师穿的对扣拳衣，很好看。**

# 三个碗就够了

□ 闵凡利

长到这么大，我用过三个碗。

小时后，家里穷，买不起碗，我和哥哥用一个碗吃饭。那是一个黑釉子的粗瓷碗，豁着一个缺口。那时，哥哥上学，每次吃饭，总是哥哥先吃，然后我才吃。有一次，弟弟偷摸我们的碗喝水，没端住掉在地上，摔成两瓣。碗坏了，我和哥哥用葫芦水瓢喝饭。后来，村里来了个扒锅补碗的（当然是偷偷摸摸来的），爹花了五块钱把坏碗扒了五个扒菊子，像拳师穿的对扣拳衣，很好看。

十三岁那年，开始吃大锅饭了。娘说：哥俩用一个碗，抢不过人家。便狠了狠心，用积攒半年预备给爹看关节炎的鸡蛋钱给我买了一个大号的搪瓷盆，它盛的饭是黑瓷碗的两倍。

一到开饭时间，我就第一个来到食堂。不知为什么，那时特别害怕，也许是长身子，非常能吃。记得有一回，烧的是用小麦磨的稀糊汤，那个香啊，摸摸肚子，不饱，又来了一“碗”，我一连喝了三盆。旁人看我小小年纪，为我担心，劝我别撑着。没等到太阳落，肚子咕咕叫，原来几泡尿下去，肚子瘪了。我就端着“碗”去了食堂，里面的人也许是可怜我，把刚刚刷完锅想要泼掉的刷锅水端给了我……

我那么能吃，身子却还是瘦瘦地，像没有压住、窜缸的绿豆芽，又细又长，很苗条。为此，娘叹息，爹皱眉，我不知为什么。

食堂没吃多久就散了。家里被折腾得没什么吃的了，便跟着娘去要饭。我发现，用我的“碗”要饭赚巧，一勺两勺盖不住盆底。我能吃，每到饭时，就快吃快赶门。有回，为多赶两个门，我喝着刚要来的热糊糊，光顾跑，没看脚底，“啪”地一下绊倒了，盆扔出五步开外，我四“爪”着地，门牙磕掉两个，满嘴的血；再看“碗”，釉子掉得花花答答，如长了几年疮才好的疤。看着“碗”，我哇地哭了……

实行生产责任制，腰里有钱了，我更换了跟随我多年，和我同风雨共患难的“碗”，买了一个带花的细瓷碗。一个真正的碗。

而立之年，正是肚量大开，吃饱饭的时候，可我不能吃了，喝不上半碗就饱。干脆，我把细瓷碗又换了，专门到瓷器店挑了一套餐具，全是景德镇出口的精细瓷小碗。正好，我一顿一碗饭。现在，我大腹便便，旁人都说我：往日的“细竹竿”今日成了“弥陀佛”。并感慨万千地说：还是现在的饭养人！

还有一件事，我至今不明白：那时，我那么能吃，还饿，并干瘦如猴；如今，一碗饭下去就饱，并有使不完的劲。娘对我说：傻孩子，那时饭孬，肚子里生不出油；现在饭好了，肚子里生满了油水，所以吃一点就不害饿！

我不知娘的话对还是不对。



强躺在沙发上，望着天花板发呆，懊恼异常，烟圈一圈一圈地上升。自己的实力难道真的不行了吗？他不停地思考着，分析原因。

说来，强是个实干、有上进心的人，是小镇某中学的副校长。为了投身教育，他忽略了照顾父母而倾心于学生，不顾爱情直到三十六岁才结婚生子。

强所在的学校校长换了一茬又一茬，要么从区教育局下派，要么从别的地方调来。作为副校长的他却始终没能得到提拔。盼啊盼，终于有了公平竞争的机会。本镇另一所中学校长退休了，需要新校

# 多0.01分